



# 彼岸荼靡风禾起

■丁志英

我不喜欢颜色太过复杂的东西，从内心不太接受。花儿也一样，我一直钟情黑白灰，但很难在花叶间觅得。从不留恋于姹紫嫣红，总认为这些色彩不合我心。

而彼岸花却不同，颜色猩红绚烂，但只看一眼，便心生痴恋。红色的花儿叫曼珠沙华，它如火如荼，像一个妖姬，入魄吸魂，留给人悲伤的回忆；白色的花儿又叫曼陀罗华，它静雅神秘，像一个魔鬼，深不可测，令人幻想，让人无尽的思念。传说彼岸花是黄泉路上的引魂之花，花香有种魔力，能唤起灵魂生前的记忆。由于它生长的地方与埋葬逝者的地方有所牵连，所以别名又叫引魂花。春分前后三天称为春彼岸，秋分前后三天称为秋彼岸。彼岸花开在秋彼岸<有错>，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佛经云：“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相传此花也是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让人感觉圣洁与美丽。一白一红，交织缠绵，瘦了时光，枯了容颜，有了悲喜人生的感慨万千。

我钟情的另一种花是荼靡，宋代诗人王琪的《春暮游小园》：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梅花凋谢，海棠方开。春天花儿怒放之后，又有翠绿坚韧的枝条从墙壁伸出，这交替更换的过程不就是人生吗？

后来，又读刘过的《春归》：百花开尽到荼靡，一片春心又欲归。可恨东风留不得，漫教啼鸟怨斜辉。苏轼也有诗云：蜀中荼蘼生如积，开落春风山寂寂。当时就想，荼靡，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花，能让那么多诗人为它感叹？后来

我找到了它的资料，这种花叫白叶羽，果实入秋后变红。多生长于崇山峻岭的山坡路边或者灌丛中，耐寒怕涝，枝梢茂密，花香浓郁。“三春过后诸芳尽”，直到盛夏才开花，荼靡花开也就意味着一年花季的终结。虽然绽放在七月，但荼靡花儿也是个冷漠孤傲的舞者，它知道自己的方向，逃不过季节的抉择，所以一直舞到生命的尽头。琴弦断、花飘零、香魂散，不倾国、不倾城，但倾尽了自己的所有容颜。

静静徜徉在荼靡花的心语里，我不由想到了自己，那些忘不了的痛，那些破不了的冰，在心的挣扎中，一节一节回放，一段一段融化。也许在人的五脏六腑里，心是最复杂的一个元素，猝不及防间，控制着你的情绪，麻痹着你的神经，上演着你不愿看到的一幕又一幕。人活着，也许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人生定位，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呼吸的人生态度。理解换位，说起来容易，其实是很难置换的东西。

风里雨里，记忆疼痛了谁；磕磕绊绊中，念念不忘的是谁；谁的出现明媚了谁的时间，谁的转身辜负了谁的爱怜，相爱的距离缘分的深浅，原来都不过是彼岸花开开彼岸，忘川河畔亦忘川，奈何桥头空奈何，三生石上等三生的过眼云烟。

无论是路上绝美的繁华，还是盛夏绽放的寂寞，都是生命的一部分，一朵荼靡，一枝彼岸，如若分离，请让我的懵懂无知离去，请让我的痛苦忧伤离去，请让我的不安、浮躁、彷徨离去。“蟹爪丝瓣竞缠绕，彩团绣球韵独稀。终日缄口暗蓄势，秋来涣润笑满川。”正如我所喜欢的这两种花儿一样：芳华不尽，年华未央；繁花落尽，风禾尽起，如此甚好。

查阅和跋涉相关的词语  
枯坐一个下午。  
一次一次撞向南墙的决心，无法逾越山峰。  
我决定泅进你内心，搜寻一篇，用脚印书写的传奇。  
出发之前，你决定脱去最娇艳的花瓣，留下成熟的种子。  
萤火虫撕裂了眼前的迷雾，夜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掩饰着仓皇。

瓦蓝色的风，吹醒了黎明，调动了我可以调动的臆想。

偶尔，一支蒲公英从眼前飞过，捎来一粒汗珠的问候。

你不忍拆阅，不愿揭开厚厚的痂，因为你知道一群蚂蚁，正忙碌着把长满青苔的往事搬回家。

你用线装的《孟子》和凤

■郭士飞

乘台赋  
乘台入天地  
上下五千年  
一捧热黄土  
泪零绿障前

明道宫  
仙迹白云里  
青阶三十三  
碑林皆道骨  
黄绢系石栏

玄武口  
长水河依旧  
曹兄难可留  
笑谈兵马地  
粗布满街头

武平城  
角号嘶杀马声鸣  
千载悠悠武帝城  
不见当年曹阿瞒  
白沟河畔望船行

曲仁里  
天近曲仁里

■孙庆庆

当回忆的大门悄然拉开  
思念如潮水般倾泻涌出  
记得你骑着单车向我而来  
阳光照在你的脸畔  
你照进了我的心田  
于是那年的田野旁多了一个人守望  
稻草人般的身影引来前来觅食的鸟儿  
却没能停止时光的脚步  
失望蒙住了等寻的目光  
直到有一天释怀人生抑或是这般因短暂的美好而留恋止步  
如楼外的蒹葭傍晚的月亮田野旁单车上你的笑容亦明媚依旧生活色彩亦像向日葵花瓣随你远去

■周继红

跋涉

凤山，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在我心上挽一个结。出发，沿着这两条线索，打捞几个打着哈欠的分词或短句，准备修补，已经蒙上灰尘的遗憾。收割后的玉米秆，给整个村庄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几缕炊烟，拴不住落日余晖，慢慢阖上双目，让夜做最后的总结。你躺了整整一个下午，静听时间流走的声音。